那些悄然离去的简短日子

龚旭涵

现在安稳地坐在地铁中，心中不免怀念那五日天天5点半起床的日子，居然这么快，来不及细数，就已经坐上了回家的列车，离开了那抛洒了无数汗水的地方。

犹令我遗憾的是，我们最终没有为教官唱那首《大风车》。我们的教官姓董，长的圆圆胖胖的，比起别的高大威猛肌肉全身的教官，他长的更像是穿着保安服的厨师长。他第一次见我们的时候是在我们刚下车的时候，班里有很多人都还在嬉闹，都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兴奋，结果他开始大骂我们，把我吓得不轻，表情立马就严肃了起来。更恐怖的却在后头——他居然叫我们拎着箱子进军校，不许在地上拖。“你们箱子下轮子滚动的声音让我感到很讨厌。”他恶狠狠地说。我的箱子可是塞得满满当当，听他的口气，我觉得我们就要完了，教官凶神恶煞的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但是没多久，我就改变了我的想法，我们的教官其实非常好。他总是操着一腔不太标准的普通话，对我们说：“遇上我是你们的福气。”确实，我们每天提前拨开人群冲上饭堂，吃晚饭早早被放回了宿舍，训练时的休息时间也很多。当别的班累死累活地从训练场上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在床上躺了一个多小时了;当别的教官用各种恐吓让他们站军姿蹲水壶的时候，我们坐在地上休息。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懒，没有别人辛苦，我们在教官身上学到的，就是效率。效率高休息就多，效率高学的就快。他在私下是很可爱的。他喜欢把我们班一个女生和她在8班的双胞胎姐姐拉出来，兴致勃勃地叫上8班和10班的教官来“找不同”；他在育新本校初中生做广播体操的时候情不自禁的扭动身子；在我们休息的时候，他对文娱委员说：“唱支歌吧。”当文娱委员弱弱地说她不会唱时，他想个小孩子一样说：“你这文娱委员我也能当。”；他为了放松我们，叫我们坐下，叫我们说着很好玩的句子：“拍拍你的头啊，好多的油啊……”，像童谣一样，它带走了训练的苦与累。最后检阅的时候，他在打军体拳的队伍里教班长唱《大风车》，让我们忍俊不禁。班长再走之前本来说要一起唱给他听，但我们终究没有。离别时，甚至没有一句再见。

军训的时候也还有一个东西让我们很头疼，那边是看似美丽神奇其实暗藏玄机的豆腐被。教官在班里演示了两次叠被子，我都看懂了，可是实际尝试的时候，发现我手中的豆腐被就像一块豆腐干一样皱巴巴的，跟教官手下水嫩的新鲜豆腐完全不能比，以前说的：“我会叠被子”都瞬间化作苍白无力的事实。那些压不下去的棉絮，教官一抚就平；那些切不出来的痕迹，教官一切就好；那些抹不平的褶皱，他一拉就整齐了；那些这不出的棱角，他一折就成。我常对着那不像样的被子“长吁短叹”，学数学老师感叹人生苦短，为折不好被子而难过，我瞬间觉得——人生不过就是这床被子罢了，你用心去琢磨了，他就会很好看很精彩，你若不用心，他就一团糟。回家之后，每天起床就开始认真叠被子，原本折不出棱角的空调被也被我折除了棱角。习惯来帮我叠被子的奶奶看见之后大吃一惊，我淡定地告诉她，这是军训的后遗症！